

提到拉萨您会想到什么颜色?红色的布达拉宫、黄色的大昭寺,当然少不了蓝天白云。在我们的印象中,好像从未觉得绿色与拉萨有关,因为拉萨的绿,太难了。

多年前,母亲第一次到拉萨看我,刚从机场出来就心疼得哭了。她说,这可真是“神仙居住的地方”,怎么山上一棵树都没有呀?我知道,从飞机上往下看,一定更显得荒凉,满目所及都是灰白色的山。我开玩笑回她,西藏平均海拔4000多米,大家喘气都不容易,哪来的力气种树呀。

西藏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。2020年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,确定生态是西藏“四件大事”之一,首次将“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”纳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。作为首府的拉萨,规划2021至2030十年时间,在拉萨河两侧的南北山上,完成206.72万亩的绿化任务,这个面积相当于3个故宫的大小。我们期待塞罕坝的奇迹重现拉萨,希望红旗林的壮举再现高原。但在海拔3600米以上6000米的地方种树,实现国土绿化、人工造林,真的有可能吗?

在拉萨的山上种树,就像在石板上栽花,没有足够的土壤,蓄不了水,有些地方的坡度达到七十度,不小心还会滑下去,也没法使用机械设备。

你听过客土吗?我们笑称“来做客的土”,因为需要从别的地方运来,再由工人一袋一袋背上山。50斤一袋的土,他们每天要往返山上二三十趟,走过一段段不能被称为路的地方,有的地方甚至只有一个手掌的宽度。高强度的体力劳动,没有一个人叫苦,背的每一袋土,扬起的每一铁锨,都是他们对山绿起来的渴望。

“这棵树有心嘛,这棵树跟人是感情的,这棵长好的话,人也高兴,自己小孩怎么养出来的,树也要怎么养。我现在最大的心愿是要养好它。”

她叫拉姆,意思是“仙女”。在这位养护树苗的“仙女”眼里,树是不会说话的孩子,是有灵性的。她会仔细观察树苗又高了几分?有没有喝饱水?脚下的土是不是该松一松了?

到了中午,顶着明晃晃的太阳,大家捡个石块,席地而坐,就是个饭桌。

“这是早上起来煮的鸡蛋,已经凉了,但将就吃吧,主要没地方热呀,没时

间嘛。”这是极其简陋的一餐。拉姆拿出杯子仔细擦了擦,倒一杯酥油茶递给我。这杯酥油茶是山上仅有的一点温度的食

物,可是才喝几口,嘴里就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。原来,山上扬起的沙,早就悄悄落进了杯子里。

这样的场景时常出现在拉萨每一个种树的山头,也有很多像拉姆一样的种树人。有花甲的老人,他说或许我享受不到,但我的子孙后代一定能在树荫下纳凉;有异乡来的打工人,他说,我最骄傲的,就是以后带着家人来拉萨,能指着一棵树说,看,那是我种的;有七八岁的小孩,眼里亮晶晶的,姐姐漂亮,但我觉得山上的树更漂亮。

为了子孙后代在高原能舒适生活,为了每个冬天不用流着鼻血醒来,为了来拉萨的游客不用人手一个氧气瓶,不再被缺氧、高反拦住脚步,更为了西藏的绿色发展,他们把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、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”这句话,像信仰一般刻在骨子里、融于血脉中、外化行动上。

没有土他们就“客土”;没有水他们从拉萨河引水上山;没有树苗,他们从青海、陕西、宁夏、甘肃四处运苗;面对悬崖上的巨石,他们变身“蜘蛛人”,吊在空中,打洞种树;海拔更高和生态环境受限的地方,他们用无人机飞播造林。这不是一项立竿见影的事业,每个人都在用行动说着两个字,值得。

前不久,央视《开讲啦》节目首次走进西藏,讲述了拉萨南北山绿化的故事。西藏媒体关于南北山绿化的多篇报道被央视、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转载刊发,从2003到2023,从“树围城”“树上山”再到如今的南北山绿化工程,终于,越来越多人看到西藏的生态发展,看到拉萨绿色的来之不易。

每当我眺望远山时,眼前总会浮现一个又一个身影。有人说,他们是“当代愚公”,可我觉得他们更像画家,他们用汗水在海拔3600米以上的拉萨晕染出一幅绿色地图。

拉姆曾答应她的女儿,等树长大了,就牵着她去散步。如今,我的孩子也两岁半了,他还没有认真地看过拉萨。我相信到那个时候,他不会再发出我母亲当年的感慨,一定会说:妈妈,拉萨真绿呀。

西藏波密有好些名山,其中就有海拔4700多米的嘎隆拉山。在它高耸巍峨、凌云挺拔石碑的底座前,苍穹的一束光射向山体的荒芜,我找到了四十多年前留下的痕迹——棱角参差的石块筑成的路基,上面长满岁月的青苔,杂乱的枯草树根紧紧伸向缝隙透出一丝光亮。四十年前,我是修建扎墨公路大军中的一员。

与许多大山一样,雪线之上砾石遍布,苍凉干旱得寸草不生,但掩不住冷峻雄性的王者之气,凝聚为自身厚实的堡垒,守护着墨脱和波密的交界处,苍苍的三分之二的时间封冻,阻止了一切试图踏过它身体来往的通行者;开在它胸膛密密丛丛的杜鹃花,清一色鲜红的色彩,幻成遥接草原的红地毯。

那年六月,几乎突然式的爆发,杜鹃花以一种意外而迅猛的姿态进入我的青春。那时候,我们正为怎么快速完成路段工程发愁,早起掀开简易帐篷的门帘,一阵冷风扫脸撕发,寒颤过后令我感到了异样。哇,皑皑雪线下红彤彤一片,晃得我睁不开眼,想叫却发不出声,第一次见到白的雪红的花,那么自在从容,那么傲岸不羁,迎风张扬,仰天摇曳。我和班里的姐妹呆呆地以为在做梦,心想这座陡峭的山竟一夜之间闪现不可思议的美丽,而且美得让人窒息,让人精神雀跃,陡然产生怀春般的兴奋。我不由深深地呼吸,直让这起花事膨胀体内,才将昨夜的一腔浊气吐出。

感觉到杜鹃花的召唤,我匆匆背上工具,踩着厚雪,一步一滑奋力爬向嘎隆拉山。我们班的工地紧邻杜鹃树,因为走得急,缺氧的心脏令我张大嘴喘息,呵出的白气经风冷凝成水滴,和着朝露悬挂在花瓣上,圆圆的水晶珠子像钻石般耀眼。花铃闪闪绸缎般的光华,直接将丹蕊贴到我面前,诱惑得我忍不住伸手摘下两朵。可是,这花不比腊梅和栀子花,离开枝头一会儿色彩便暗淡,蔫得烦人,是个不宜花瓶培养的主儿。我不死心地去掉花骨朵,但粗砺的枝干坚韧如锋,反倒划破了我的手,虽不甘心也只好罢了。

爬着山不觉太阳已升高,但云层随之加厚,嘎隆拉山巨大的躯体挡住印度

洋暖流,在小垭口上方结成冷暖交汇的云盖罩在我的头顶,微雪细雨纷纷扬扬,轻盈得像蝴蝶翩跹入雾里,旋转着托出一道绚丽的彩虹。

气喘吁吁到工地坐下,天气渐渐转晴,温暖的光线倾洒雪原。雪线下的杜鹃花处在一片蒸腾的氤氲中,仿佛行驶的火焰铺天盖地,迎着我的目光载歌载舞而来,整个山谷敞亮了,明艳了,甚至可以从中捕捉到杜鹃花好闻的气味。

当时,我说不清楚为何有这种心境。几十年

后,我大致厘清是因为封闭的环境造成对新鲜事物的专注,还有这种极致的美烙进魂魄,花的品性又和自己从事的工种相连,所以印象深刻。

黄昏临近,一天修路结束,我作为工地的炮手,等人都走完了才撤离,点燃的导火线吱吱响着催命符。我顾不得山陡坡滑,靠着劲往山下跑,脚踩在残雪上,一不小心踏进石窟窿,整个身体失去重心,在变得坚硬的雪上翻滚滑行,速度越来越快。头脸擦

着冷硬的雪和石块,就像让火燎烤着,溅起的雪粉挡住视线,脑海一片空白,死亡的恐惧覆盖了身痛头晕,下意识地想抓住身边的物体以阻止危险。多次扑腾尝试后,我终于抓住了杜鹃树,它坚韧的根枝蕴含的力量,比想象的还要巨大,成功化解了我下滑的惯性。我喘息未定,抬眼看着双手的血痕,瘫在树下。之后,我呵呵笑了,又哭了,泪水冲刷脸上的泥沙血汗掉在花瓣上,倒映着夕阳晚霞,就如庆祝我获救的彩妆。想想早上采摘杜鹃花的举动,实在不好说我和她的缘是不是在那一刻注定。

而今我重登嘎隆拉山,还是山,花还是花。山以花为伴,丰满了嶙峋的身材;花依山相拥,嫣然了寂寥的季节,就像两个忠贞的恋人,无言地缠绵。我脚下的残雪吱吱地呻吟,刚抬起一只脚,一个含苞的花蕾即伸展肢体冒出绿缝,和那些同伴汇成一片浓稠的鲜艳。不管我愿不愿意,涅槃般的火焰一路嘶嘶席卷而来。

这和我几十年前在此修路何其相似,唯一不同的是杜鹃花家族壮大了,树枝的高度可以撑起一片阴凉,花冠的密度能够遮盖住下的危险。当我闭上眼睛融入它们,山的吟唱花的舞蹈,缭绕莽莽苍苍发出撼天之声,托举我的激情穿过辽阔广袤的雪域,展开双臂向自由飞翔。

看过一眼杜鹃花,我就喜欢上了,她的身影在雪域处处招展,厚实的纹理是傲雪的利器,蜡质的叶片是节能的铠甲;锦绣的外表下不见娇弱之态,迷人的诱惑里饱含出尘之韵,得寸土即生,枕贫瘠而发;早涝皆繁,汲露自净,越是斑斓美丽越在高山野岭独自芬芳,甘于孤独,耐得寂寞,在不同海拔开出一片触目惊心的映山红,开成了脱俗绰约的书本,不论装帧简单还是精美,让人读来意犹未尽留恋徜徉。用白居易一首“闲折一枝持在手,细看似似人间有。花中此物是西施,芙蓉芍药皆嫫母”的诗来赞美杜鹃花,穷尽美学词章都难赏析彻底,其造物的精神象征和时代寓意非常强烈,风骨气质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性格。那种豪气和热情注入友谊,一辈子温暖心窝;那种坦荡和真诚沉淀骨髓,至死难以忘记。要说高原的花魁,非她莫属!

在雅鲁藏布江边植树

高群斌

春回地暖,万物复苏。

如今,人们从日喀则城区一路向北,沿着雅鲁藏布江岸边行走,可以真切地感觉到江水湛蓝、湿气扑面,沁人心脾,淡淡的清香中有着杨树特有的醇厚味道。尽管大部分树枝嫩芽还没完全发青,仍旧是灰沉沉的黄色,但那一排排、一行行、一片片、一望无际的杨树,那挺拔向上的风姿与随风荡漾的枝条,一定会震撼每一位行人。

多年前,江滩上还是杂乱无章的沙石碎片,还是高低不平的滩头沟壑。江滩上风沙茫茫,尘土飞扬。回想那年三月,日喀则市区各单位职工成群结队,组团来到雅鲁藏布江滩上植树,那热火朝天的干劲和“敢叫日月换新天”的豪情壮志,让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
那天上午,我们几位援藏教师一起跟着同事去植树,随车出发后才知道目的地是城北雅鲁藏布江滩头。早春时节,江水并没有平原上江河湖海的宽阔汹涌,靠近江堤两岸的滩涂已连成一整片。长年累月的风霜雨雪,使得江滩上只要一刮风,就会卷起沙尘扑面而来,稍不留意就会呛得口鼻含沙。

我们到达目的地时发现,每个单位都竖起一面旗帜,城里几乎所有单位都派出职工,组成一个个植树小分队。所

有树坑已由小型挖掘机挖好,坑与坑之间纵横交错,已按距离划定,每一个坑里挖出的沙石都堆积在坑边,每一棵要栽的树苗都配有专用防水布与配置的肥料。江滩上不是想象中该有的酥软沙泥,而是大大小小的石头与沙粒混合,一脚踩上去硬邦邦的,想用铁锹铲非常费力,偶碰到大石头会把手上虎口震得发麻,难怪所有树坑都提前挖好。

树苗需要到距离很远的公路边领取,只能由人力扛到滩涂地。这部分活儿,不由分说留给我们几位援藏教师。当地学校同事搬运放置树苗与防水布,施肥与回填坑边沙石,一会儿弯腰,一会儿铲地,一会儿浇水施肥、一会儿压实拍打。在你追我赶中,热火朝天,汗水滂沱,喘气声与号子声全化成劳动的歌声。

让我倍加感动的是女教师,争先恐后忙这忙那,跑前跑后。就连人群中几位年轻姑娘,一点儿不娇气,争着堆土筑坑。栽树扬起的沙尘把衣服弄得脏兮兮

的,一副灰头土脸样儿,依旧笑得阳光灿烂。谁说女子不如男,这些在江边植树的人们,此时此刻就是最好的见证,她们可爱可亲可敬,她们艰苦朴素、意志坚强,她们守候在高原上,缺氧不缺精神。

援藏教师来回不停地接力穿梭,大半天时间顾不上喘口气、喝口水。有的从车上卸下成捆的树苗,有的分捆码堆、扎实扣紧,有的肩扛手提、来回奔走……唯恐赶不及团队的植树所需,不能拖累大家的植树进度。

不知不觉中,阳光已直直地晒在头顶,烤得暖融融的。火辣辣的氛围,把大家植树的热情推向高潮。在金色阳光映照下,眺望原本光秃荒凉的滩头,都已披上一层层黄里泛绿的色彩。一棵棵、一行行、一排排,这些树林承载着所有人的汗水与希望。

又逢植树时,回想那年那月,依旧热血沸腾、思绪万千。

(作者系上海市第九批援藏干部)

拉萨南山 李洲摄

从南山眺望布达拉宫 李洲摄

南山公园 李洲摄

绿意盎然的播种与收获

周洲

春风拂面,万物复苏,大地一片生机盎然。在这个充满生命力的季节里,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植树节,一场注定与大自然深情相拥的仪式。植树节,不仅是一个活动,更是一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盛宴。

每年这个时候,我们都会植树造林,用双手为地球母亲增添一抹绿色。这是一种无声的宣誓,表明我们愿意为保护生态环境尽绵薄之力;这是一种情感的流露,表达我们对大自然、对家园的挚爱。

植树,是一种对自然的赞美,更是人类对地球的责任担当。每一棵树木都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礼物,它们不仅能够净化空气,还能调节气温,保护水源,是地球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植树节的到来,如同给大自然添上一笔明媚的色彩,让我们在这个季节里感受到生命的美好。

清晨,我们踏上植树的征程。阳光透过嫩绿的叶片洒在大地上,仿佛是上苍对地球的温柔呵护,也是邀请,邀请我们共同参与这场绿色盛宴。一棵棵的树苗整齐地摆放在阳光下,它们嫩绿的叶片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仿佛在向我们招手。

植树不仅是一种行为,更是一次心与自然的交流。挥动着铁锹,感受着泥土的温暖,手握着一株嫩绿的树苗,我突然觉得自己是这片大地上的一部分,每一根树枝都是我生命的延伸,每一片叶子都是我心灵的映照。当我轻轻把树苗埋入泥土,感受到那一刹那的连接,心灵仿佛在这个瞬间萌发出崭新的生机。那一簇簇嫩绿的叶子在我的手中生根发芽,就像一个生命的奇迹。

植树过程中,我不禁思考起人类与自然的关系。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,却常常忽略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。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,绿地逐渐减少,树木被砍伐,生态系统遭受破坏。植树节是一个唤醒我们对自然敬畏之心的时刻,让我们意识到保护环境、绿化家园的紧迫性,人类的发展不能以牺牲自然为代价,我们要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,寻求经济的增长。这需要我们转变发展观念,走上一条绿色发展的道路。

随着一棵棵的树苗扎根生长,我们的植树节活动取得圆满成功。当最后一棵的树苗扎根泥土,整个植树区域焕然一新,绿意盎然,仿佛大地在微笑。翠绿的枝叶在阳光下闪烁着生命的光芒,仿佛一片心灵的花园。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季节,我收获更多,不仅是一片翠绿,也在这片绿色海洋中找到内心的宁静和对生命的感悟。

植树节,是一个与大自然深情相拥的节日,是一个提醒我们珍惜自然、保护环境的节日。让我们投入这场绿色事业中,用我们的双手为地球母亲添上一抹新绿,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,让我们的家园更加宜居。

望着那片新绿,我仿佛看到了未来的希望。我相信,只要每个人都积极参与环保事业,共同守护这片美丽的家园,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。植树节,不仅是一个节日,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,它提醒我们珍惜自然、保护环境,让我们与大自然和谐共生,共创美好未来。



高山杜鹃 高玉洁摄